

风漫春苒苒(三章)

庞 娟

领略春天

小提琴的琴弦,像山坡上羊群,啃着清脆的声音。请打开木质纹,牵出一匹春天吧——

风,一夜之间把桃枝上的花苞挑开了。河水,解着粉红秘密的方程式,春风取出清晨,亮闪闪的——花的气味搭在着我们肩上,安静、善良。

小区天空,罕见的纯蓝。坐在池塘边,将情绪踩出缝隙。

阳光在水面上,泛着镜子的光,学走路的幼儿,笑咪咪啃着指头——最洁净的手。

鱼露出头出来换气,就如我,也是出来换气。

吉它声音传来,我们不过是琴弦上的音符,是我们对春天的回声。有春花,有冬雪。有聚。有散。我喜欢它吗?春天要是白色的,我会孤独。而琴声唤醒了水的温度,周围逐渐繁茂,我读着一首诗,提一两春天、琴弦、水面的光,松动了冬季的螺丝。

领略弯着腰的祖国之美。

风向春天流

我欢喜春天,不时向空中倒出内心的赞美,花开的日期,又缝合了一根枯枝。

大海同学,你和我清晨去看桃花开吧,若桃枝上绣满花斑,阳光会铺一条通往海浪的梯子。

别用光线捆绑我,指令我黄昏漫漶的风向,追问我若干年前浪有多高,岸有多野。

大海同学,梨花也有随意赋形的清润啊,你须得将土壤里的水捡出来。

很多次,草芥押解我的命,透析春天血脉染上痉挛的污渍,白色搬动黄昏,草药修炼成经,阻止灵魂贪玩出窍。

对啊,我看到风向春天流。

就是为了明白:鱼未能逃离大海,大海未能逃离陆地。

而我,被风嚼成一粒尘埃。

把春天拴在草上

有人,把风雪拴在弱小的梧桐树上,它巍然站立,雪霜干净,代替窗前白月,清扫木质台阶上岁月之尘。

风提来一股光,掰开了花园里植物的眼睛,一群人,坐在亭子里望着古楼,看着这一切。一个人,高声读着诊断书。可能他在康复期,谁知道呢?小楼旁古老的泡桐树已经走了,它牺牲在在夏季一场暴风雨中。

读诊断书的人在自言自语,“春天,春天,我开始种草了!春风你快马加鞭来吧!”

一位白衣天使站在弓形桥上仰望,楼房青檐低调。古老、激扬。阳光有皎洁的心,照着不慌不忙的古楼,年轻的梧桐叶,学着掌管春天的风向、标点、言辞。

云,把春天拴在了草上,梧桐树上……

不会撒下来,花园像吊车接着漏下来的春光!

桃花扇亭

一座栖霞山,半部金陵史。
山绿史红亭翠水激,古刹声贞净。
秦淮八艳,李香君更是艳绝于一朵桃花。

王侯将相已看透,夜半望月消不尽那许多愁。如果爱到不能爱,死就不比生失败。

香君把额头抵向桌角,尖锐的火焰刺破了南朝的前额,血洒手中打开的扇子。

一只受伤的大鸟比鲜血更垂直地落向大地的一角,桃花倾刻开满了扇面。

楣香楼的旧地址,唤回我回眸中秦淮河的笙歌。

画舫里的呢喃,一枕离歌的起头缠绵与深情、烈与变节。

红颜欲死的滟潋,轻薄了那些直到声音哑了才肯哭泣的男人。美人那刀锋出鞘般的决绝,让桃花成为百花园中的天才,让桃花成为众香国里的情圣。

相公,没有你,就是诺亚方舟免费来了我也不上,没有你的诺亚方舟也无非是个木制的大船,把我载去的最好的地方,无非也是个人间。

这人间我领受过。

桃花是偏执的,为爱情而长心的人,死于桃花的偏执。没有心的碎裂和血的喷溅,桃花绝不会随随便便成为一切鲜血中最红艳的花朵。

一万次雌雄关系也抵不过一次爱情,就如一万次男女关系也抵不过桃花一天那么长的爱情。

眼看它起高楼,眼看它宴宾客,眼看它楼塌了。

相公,向东流去的不总是一江春水,还有大水汤汤中的国家和哽咽的爱情。

谁说商女不知亡国恨,不知亡国恨的岂止商女。

就让故事中的流亡、倾诉和离愁,犹如下了一夜的大雨在桃花涧里停住。

我爱上了塞罕坝草原上的夏花

看呢,这么多夏花,它们可都是塞罕坝的孩子。

漫山遍野都是孩子呵,它们有的有着昂贵的血统和芳名。玫瑰冷艳,芍药肥大,风吹拂槛露华浓。

我更喜欢那些叫不上名字来的花儿,手机上的识花君也喊不出来它们。

到了夏天,它们二话不说就开了。

要开,就不要命地开,要什么姓氏和血型呢,根本就没打算要一个来世。它们灵丽雅慧,邪邪地开,东邪西毒的邪,一直开到奢靡。

它们是塞罕坝私生的女儿呀,所罗门极荣华时所穿戴的,也比不过这些不要名分的夏花。

它们多么像那个住在身体西部里面的我,进进溅溅地活,妖姬那样地

开。

我爱上了远方的塞罕坝草原,爱上了塞罕坝草原上辽阔的夏花。

我时常把北方青岛城市里的大海,也看作塞罕坝草原。

从此我看到所有的草原看到了所有的花朵,甚至只是看到“草原”这个词

听到“花儿”这个声音,它们都像塞罕坝上开着的夏花一样美。

高伟

你是安静的

人间海海,木兰围场是最安静的。

只有木兰围场的安静,是我血液里的那种安静。

木兰围场是旷大的。旷大不止是大,是干净。就如天空之所以大,是因为空。

像草原上的小草那样不说话,像草叶垂下来的头颅那样空。

我就是一棵木兰围场上的草,是木兰围场的十万分之一。

终于知道我的生命本身就是完整的了,不再必须有一个东西,我就能活得足够好。

就是痛苦通过自己愚蠢的头脑再次光临我,不迎也不拒,不喜也不恼,甚至连让它消失的愿望都不再有了。

温柔地对自己说,与身边的事物同处于当下。

现在我的身边有十万棵草叶,它们其实就是化身为草木的神。

如果我是喜悦的,我其实也是一个化身为入形的神。

木兰围场,你是被赐予的。你不是为了给人类看的。有没有人类,你都是木兰围场。人类绝种后你还是木兰围场。

或者你可以不叫木兰围场,你叫什么什么就是你,你不叫什么什么也是你。

你是宇宙献给大地的神,恰巧被我们看见。而已。

当一位神性事物出现的时候,地球的地理历史就会因其出现而调整。

木兰围场,你就是调整地球地理的那个事物,你就是地球上的语言和地理事件。

你是我的泉

要写塞罕坝草原,我净手、清心、排毒、合什。

我的身体从内到外必须是干净的,不然我的文字无法靠近塞罕坝。

这个世界兵慌马乱,喧嚷与炮火冒烟咕咚,如果没有一个泉,心就没有洗濯的地方。

我的命也必是兵慌马乱的。我多么需要到塞罕坝的河水里水里面洗一洗。

我在纸上写下塞罕坝,就是在身体里建造一个泉。

我写下的每一个字,都是朝着塞罕坝转山转水的命。

我欢喜这里的春天(组章)